

古今說部叢書

第三集

古今說部叢書

卷之三

筆經

晉 王羲之

漢時諸郡獻兔毫。出鴻都。惟有趙國毫中用。時人咸言兔毫無優劣。管手有巧拙。

有人以綠沉漆竹管及鏤管見遺。錄之多年。斯亦可愛玩。詎必金寶彫琢然後爲寶也。

昔人或以瑠璃象牙爲筆管。麗飾則有之。然筆須輕便。重則躡矣。

諸郡毫惟中山兔肥而毫長可用。先用人髮杪數十莖。襍青羊毛并兔毳裁令齊平。以麻紙裹枝根。令淨次取上毫。薄薄布柱上。令柱不見。

世傳張芝鍾繇用鼠鬚筆。筆鋒勁強有鋒芒。余未之信。鼠鬚用未必能佳。甚難得。

嶺外少兔。以雞毛作筆亦妙。

蜀中石鼠毛可以爲筆。其名曰鼴。

人鬚作筆甚佳。

漢製天子筆以錯寶爲跗。

晉武賜張華麟角筆管。

製筆之法。桀者居前。毳者居後。强者爲刃。要者爲輔。參之以縗。束之以管。固以漆液。澤以海藻。濡墨而試。直中繩。勾中鈎。方圓中規矩。終日握而不敗。故曰筆妙。

膳夫錄

唐 鄭望之

羊種

羊有二種不可食。毛長而黑壯者曰骨遜。白而有角者曰古羊。皆羶臭發病。羊之大者不過五十斤。奚中所產者百餘斤。

櫻桃有三種

櫻桃其種有三大而殷者曰吳櫻桃。黃而白者曰蠟珠。小而赤者曰水櫻桃。食之皆不如蠟硃。

鯽魚鱠

鱠莫先於鯽魚。鯿鯈鯛鱸次之。鱠鯈黃竹五種爲下。其他皆強爲。

食檄

弘君舉食檄。有犧豚牛膾炙鴨脯魚熊白犧脯糖蟹車螯

五生盤

羊兔牛熊鹿並細治。

王母飯

偏鏤卵脂蓋飯面裝雜味。

食品

隋煬有鏤金龍鳳蟹。蕭家麥穗。生寒消粉辣驕羊玉尖麵。

八珍

八珍者淳熬、淳母、炮豚擣珍、漬、熬、糁、肝腎、炮牂。蓋八法也。

食次

食次有脰脯法。羹臘法。肺膾法。羊盤腸雌劙法。羨賓法。筍等羹法。鮑臘湯法。

食單

韋饌射巨源有燒尾宴食單。

汴中節食

上元油餽人日六上菜。上巳手裏行廚。寒食冬凌。四月八指天餽餡。重五如意。

圓。伏日綠荷包子。二社辣鷄鬱。中秋翫月羹。中元孟蘭餅餡重九米錦臘日萱草麪。

廚婢

蔡太師京廚婢數百人。庖子亦十五人。段丞相有老婢名膳祖。

牙盤食

御廚進饌用九釘牙盤食。

名食

衣冠家名食。有涼胡突鱠鰐魚膾連蒸饅饅皮索餅上牢丸。

古今說部叢書

林下盟

古杭沈仕輯

秦舜友校閱

睡味

癸辛志日飽食緩行初睡覺。一甌新茗侍兒煎。脫巾斜倚籐床坐。風送水聲來耳邊。裴晉公詩也細書妨老讀。長簾愜昏眠。取快且一息。拋書還少年。半山翁詩也蒲團睡味長。主人與客兩相忘。須臾客去。主人睡一枕。西窗半夕陽。陸放翁詩也書已覺眉稜重。就枕方歎骨節和。睡去不知天早晚。西窗殘日已無多。僧有規詩也老讀文書興易闌。須知塵冗不如閑。竹床瓦枕虛堂上。臥看江南雨後山。呂榦詩也紙屏石枕竹方牀。手捲拋書午夢長。睡起莞然成獨笑。數聲漁笛在滄浪。禁持正詩余習懶成僻。每遇暑晝必須偃息。客有嘲孝先者。卽哦此以自解。但苦枕熱。展轉數四。後見前輩言荆公嗜睡。夏月多用方枕。睡久氣蒸枕熱。則轉一方冷處。此非真知睡味。未易於此也。

睡訣

林下盟

集

孝先曰花竹幽窓午夢長。此中與世暫相忘。華山處士如容見。不覓僊方覓睡方。睡亦有方。希夷意謂息魂離神不動也。遺教經云乃有煩惱毒蛇。睡在汝心。毒蛇既出。乃可安眠之謂。近世西山蔡季通有睡訣。云睡側而屈。睡覺而伸。早晚以時先睡。心後睡。眼晦翁以爲此古今未發之妙。

四休

太醫孫景初自號四休居士。山谷問其說。四休答曰。麗茶淡飯飽卽休。補破遮寒暖卽休。三平四滿過卽休。不貪不妬老卽休。山谷曰。此安樂法也。守欲者不伐之家也。知足者極樂之國也。四休家有三畝園。花木鬱鬱。客來煮茗談。上都貴游人間可喜事。或茗寒酒冷賓主相忘。其居與余相望。暇則步草徑。相尋作小詩。遣家僮歌之。以侑酒茗。詩曰太醫診得人間病。安樂延年萬事休。

道侶

自昔士之閑居野處者。必有同道同志之士。相與往來。故有以自樂。淵明詩曰。昔欲居南村。非爲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興數晨夕。又云隣曲時來往。抗言談。

往昔奇文共忻賞。疑義相與析。則南村之隣。豈庸庸之士哉。杜少陵與朱山人詩曰。相近竹參差。相過人不知。幽花欹滿徑。野水細通池。歸客村非遠。殘尊席更移。歎君多道氣。從此數追隨。李太白與范居士詩曰。忽憶范野人。閉園養幽姿。又云。還傾三五酌。自咏猛虎詞。近作十日歡。遠爲千載期。風流自簸蕩。謔浪偏相宜。觀此則朱山人范居士者。可爲非常流矣。

五事

倪正父鋤經堂述五事。靜坐第一。觀書第二。看山水花木第三。與良朋講論第四。教子弟讀書第五。

十供

齊齋十供云。讀義理書。學法帖字。澄心靜坐。益友清談。小酌半醺。澆花種竹。聽琴玩鶴。焚香煎茶。登城觀山。寓意奕棋。十者之外。雖有他樂。吾不易矣。

六館

高太素隱商山。起六館。曰春雪未融館。清夏晚雲館。中秋午月館。冬日方出館。

暑簾清風館。夜階急雨館。各製一銘。

老境從容

邵康節吟曰。年老逢春雨乍晴。雨晴況復近清明。天低宮殿初長日。風暖園林未囀鶯。花似錦時高閣望。草如茵處小車行。東君見賜何多也。況復人間久太平。又云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志。喜時明著衣冠爲士子。高談仁義作男兒。敢於世上明開眼。肯向人間浪皺眉。六十七年無事日。堯夫非是愛吟詩。擊壤集一編。老人怡神悅目。時可吟玩。公喜飲酒。命之曰太和湯。飲不過多不喜太醉。其詩曰飲未微酡。口先吟哦。吟哦不足。遂及浩歌。所寢之室。名安樂窩。冬暖夏涼。遇有睡思。則就枕。其詩曰牆高於肩。室大如斗。布被暖餘藜藿飽。後氣吐胸中。充塞宇宙。聞人說人之善。就而和之。又從而喜之。語曰樂見善。人樂聞善。事樂道善。言樂行善。意晚教二子以六經。家素業儒。口未嘗不道儒言。身未嘗不蹈儒行。其詩曰羲軒之書。未嘗去手。堯舜之談。未嘗離口。當中和天同樂。易友吟自在。詩飲歡喜酒。百年昇平。不爲不偶。七十康強。不爲不壽。老境從容。

孰有如康節者乎。

居常待終

徐勉曰冬日之陰。夏日之陽。涼辰美景。負杖躡履。逍遙自樂。臨池觀魚。披林聽鳥。濁酒一杯。彈琴一曲。求數刻之樂。庶幾居常以待終。

守志

陶弘景書曰偃蹇園巷。從容郊邑。守一介之志。非敢蔑榮嗤俗。自致雲霞。蓋任性靈而直往。保無用以得閒。壠薪井汲。樂有餘歡。切松煮朮。此外何務。

對酌壙中

司空圖預爲壽藏。故人來者。引之壙中。賦詩對酌。人或難之。圖曰達人大觀。幽顯一致。非止暫游此中。公何不廣哉。布衣鳩杖。出則以女家人。鸞臺自隨。歲時村社會集。圖必造之。與野老同席。曾無傲色。

卜築

長松怪石。去墟落不下一二十里。爲徑緣崖涉水。於草莽間數四。左右兩三家。

相望。鷄犬之聲相聞。竹籬茅舍蕪處其間。蘭菊藝之。臨水時種梅柳。霜月春風。自有餘思。兒童婢僕皆布衣短褐以給薪水。釀村酒而飲之。案有雜書。莊周太玄楚詞。黃庭陰符。楞嚴圓覺。數十卷而已。杖藜躡屐。往來窮谷大川。聽流水。看激湍。鑒澄潭。步危橋。坐茂林。探幽壑。升高峯。顧無樂而死乎。

又

草堂之中。竹牕之下。必置一榻。時或困倦。偃仰自如。日間牕下一眠。甚是清爽。時夢乘白鶴遊于太空。俯視塵壤。有如蟻壘。自爲莊子。夢爲蝴蝶。入於桃溪。當與子休相類。又曰。草堂之中。或草亭僻室。製爲琴室。地下埋一丈缸。缸中懸一銅鐘。上以石墁。或用板鋪。上置琴磚。或木几。彈琴其聲空朗清亮。自有物外氣度。出神隱記。

又

江文通曰。常願幽居築宇。絕棄人事。苑以丹林。池以綠水。左倚郊甸。右帶瀛澤。青春爰謝。則接武平阜。素秋澄景。則獨酌虛室。侍女三四。趙女數人。不則逍遙。

數紝彈琴詠詩。朝露幾間。忽忘老之將至。淹之所學。盡此而已矣。

居閒

居閑勝於居官。其事不一。其最便者。尤於暑月。見之自早。燒香食罷。便搔首。杖。袒。從事。藤牀。竹几。高枕。北牕。清風時來。反患太涼。挾策就枕。困來熟睡。晚涼浴罷。杖履逍遙。臨池觀月。乘高取風。採蓮剥芡。剖瓜雪藕。白醪三杯。取醉而適。其爲樂殆未可以一二數也。

又

曾南豐曰。宅有桑麻。田有粳稌。而渚有蒲蓮。弋于高以追鳬鴈之上下。縉於深而遂鱣鮪之潛泳。吾所以衣食其力。而無媿於心也。息有喬木之繁蔭。藉有豐草之幽香。登山而凌雲。覽天地之奇變。弄泉而乘月。遺氛埃之溷濁。此吾取其怠倦。而樂於自遂也。

又

葉水心曰。松竹迷道。庭花合圍。著山人衣曳杖。筭書行吟。賓迎日月於林蒨中。

凡故疇新。畝廩假進退。抱膝長嘯。婚嫁有無。皆落莫恍惚。若夢中事。聞名勝士。欣然迎至。共食淡麪。爲語儒佛二氏。所以離合見性命真處。加水中鹽味。非有非無。

餅花譜

吳張謙德著

武林仲震閱

夢蝶齋徒曰。幽棲逸事。餅花特難解。解之者。億不得一。厥昔金潤齋年述譜。余亦稚齡作是數語。其間孰是孰非。何去何從。解者自有定評。不贅焉。乙未中秋
前二日書。

品餅

凡挿貯花。先須擇餅。春冬用銅。秋夏用磁。因乎時也。堂廈宜大。書室宜小。因乎地也。貴磁銅。賤金銀。尚清雅也。忌有環。忌成對。像神祠也。口欲小而足欲厚。取其安穩而不泄氣也。

大都餅寧瘦。毋過壯。寧小。毋過大。極高者不可過一尺。得六七寸四五寸餅。挿貯佳。若太小。則養花又不能久。

宜。銅器之可用挿花者。曰尊。曰罍。曰觚。曰壺。古人原用貯酒。今取以挿花。極似合